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四

學海堂

擘經室集

儀徵阮宮保元著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覲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擗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

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

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

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

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鏤板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蓋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

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旨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闕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

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論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僅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

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一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擘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

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

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眾穎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

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編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夙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躋駁思爲覬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招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

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
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傅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
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是也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
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
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為乖礙大體非過毀
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為卷孔穎達詩正義
云漢世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
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為之而唐開成始取而
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
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豈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

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為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
似唐人所為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
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
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
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為訂其是非成公羊
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為是學者俾得有
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為得其實與
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癘疾則以穀梁為近孔子公羊為六
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
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即尸佼佼為

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為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廉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為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為之注世亦傳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上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摺拾也讀釋文所刻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為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為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

寶貴 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

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

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雖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偽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

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
官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摭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
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
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
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郵書塾勉不讀者文
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
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攬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王麋武進臧庸皆
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絀唐人語爲之近
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收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

顧刑書列

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二者皆譌舛日多俗

聞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

元搜訪舊本於唐石

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

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

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

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

後之讀是經者於

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

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

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

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

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合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誣正吳中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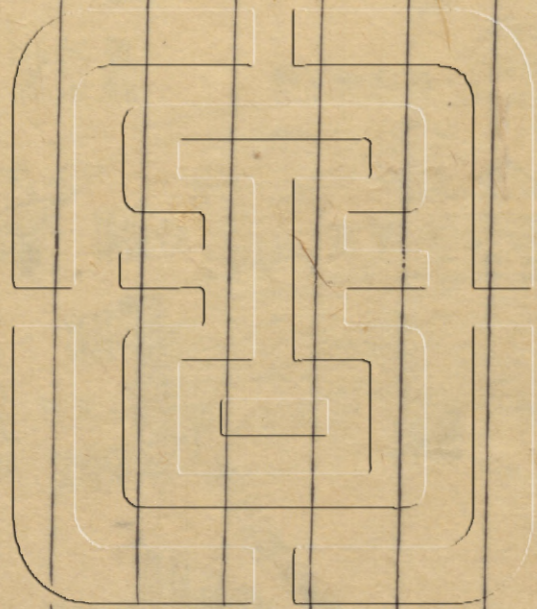
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田郡重刊廖學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辰何焯何焯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鏡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叙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南江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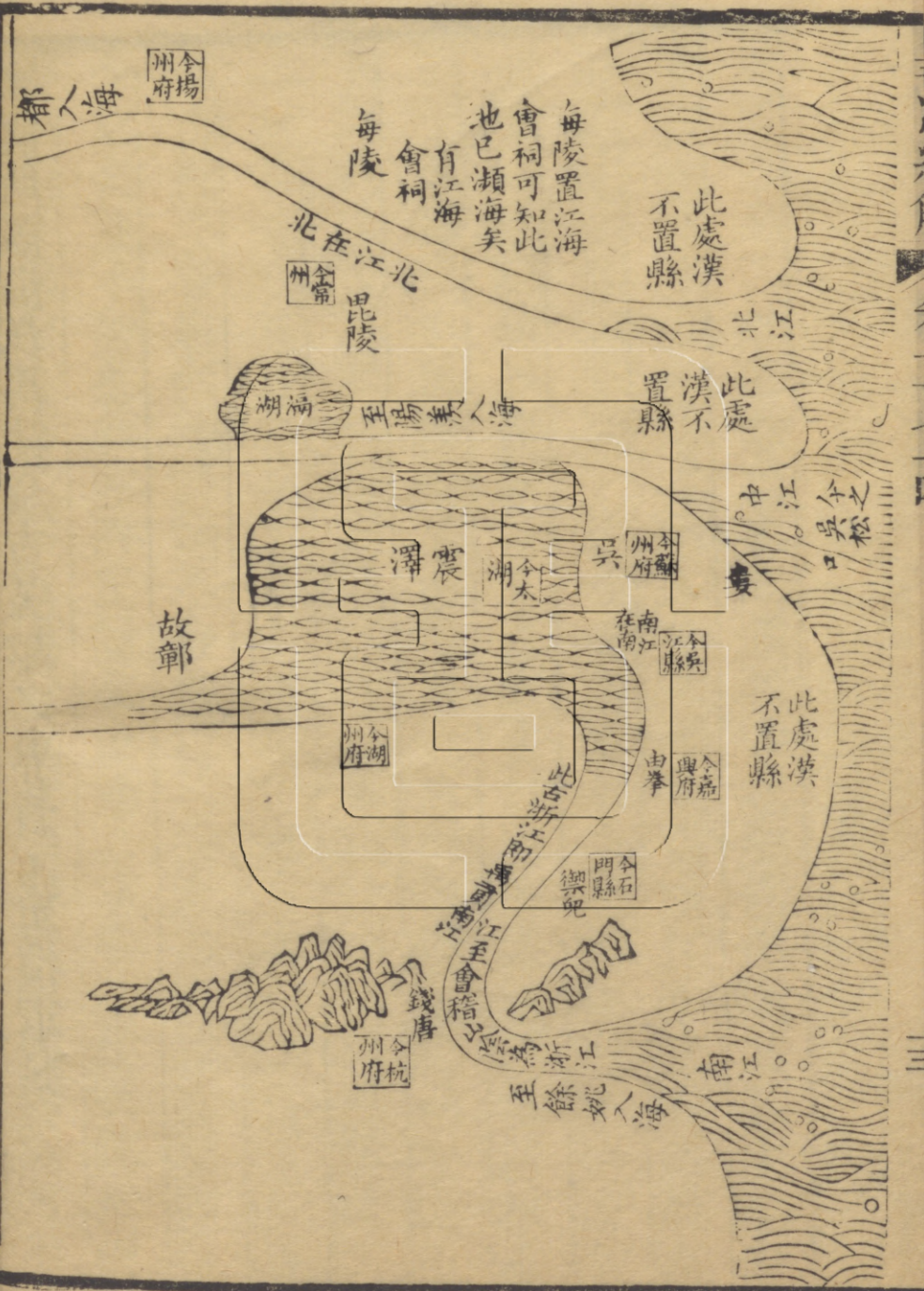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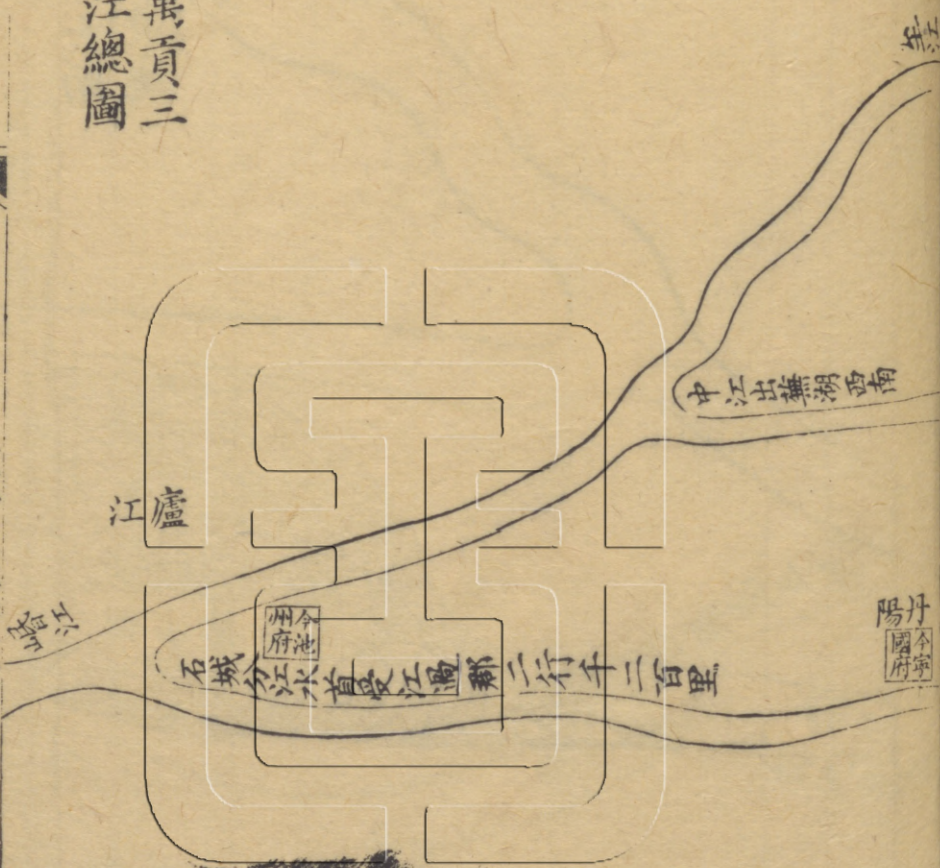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昌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子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塘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

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揚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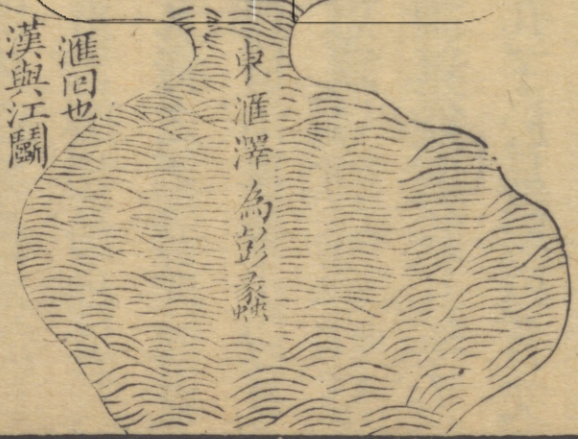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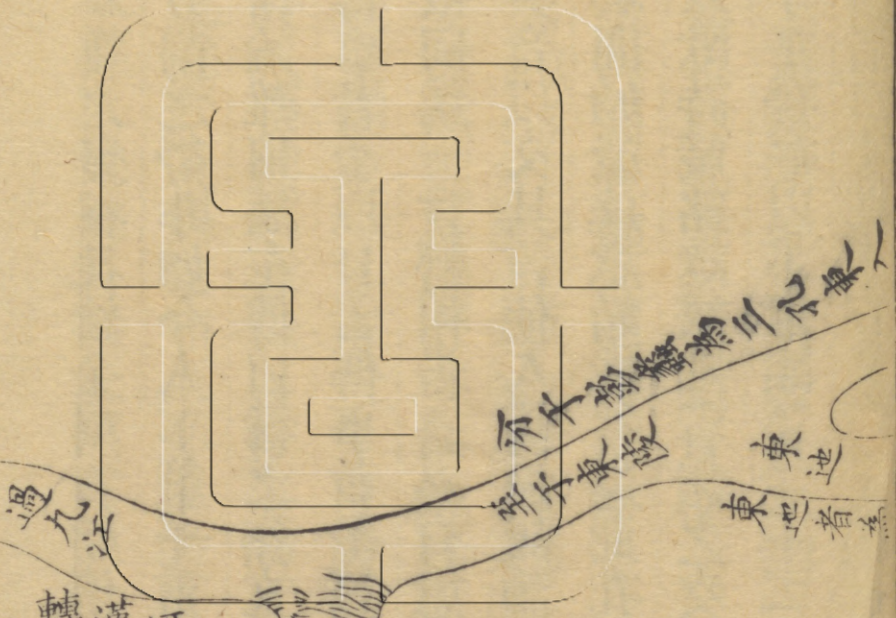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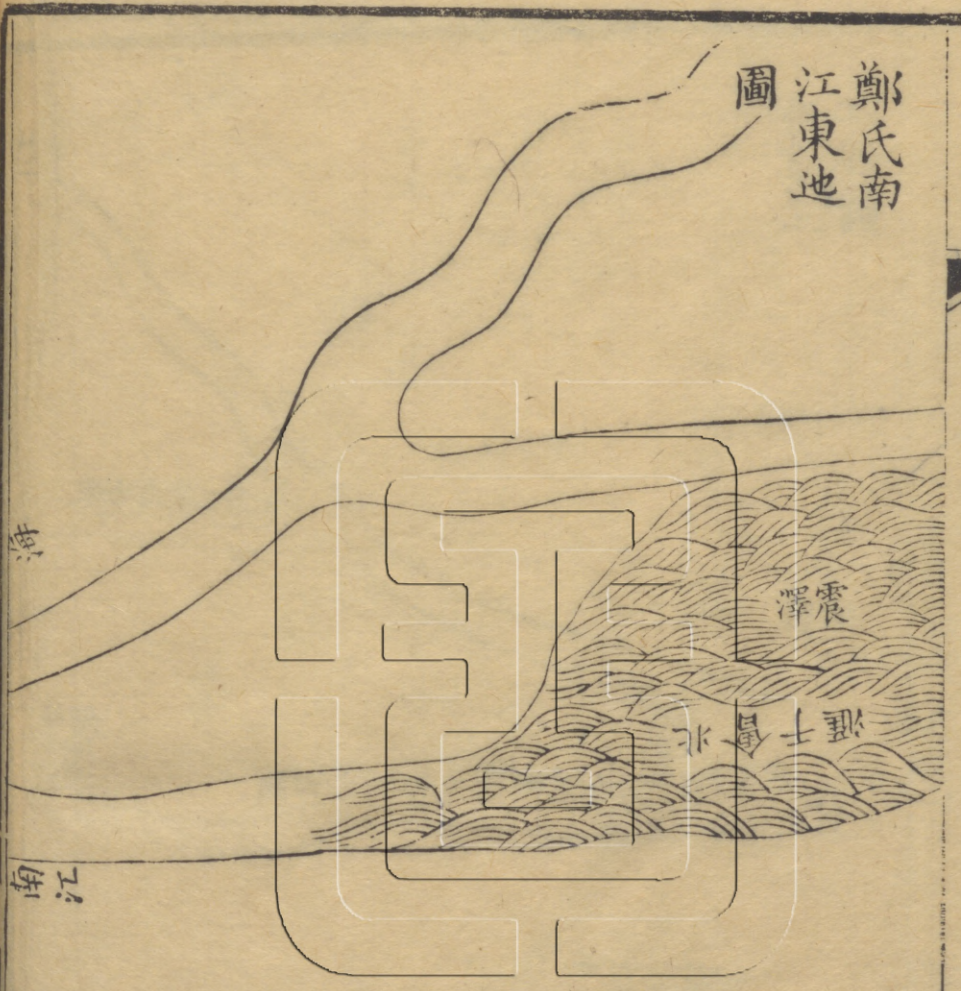
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矣



禹貢三
江總圖



鄭氏南
江東池
圖



東匯澤為彭蠡
 匯回也
 漢與江關
 轉東成其澤

皇清系角 卷二十七 阮宮保學經室集

庚申補刊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而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外辛幸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

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

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

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

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

得為文不得要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

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

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

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

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

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

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

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三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外口以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

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
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
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
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
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崇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
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情小疵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
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
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
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
也未無也况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

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
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
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
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
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
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
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
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
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
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
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倅告成王成

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
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
谷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
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
于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一辭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裸王賓亦
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
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于郊與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
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末能受
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
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
于心未筆于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

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尙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尙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
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
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尙書
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救
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
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

二未字指克救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救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訥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救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王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功也用眾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

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救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

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
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錡而追
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
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禮卽肇稱殷
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
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爲尊
禮殊空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
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

後儒于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于洛誥
卽多士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
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部五十五年甲申爲
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厯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
此不知尙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厯算
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
五年此誠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

福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
宗是舜時受終之文祖卽周公宗祀之明堂也蓋居攝五年
作洛誥時尙沿文祖之名至制禮之後始立明堂之名也

禮記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君疏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

王駢牛一前郊不言駢是白牡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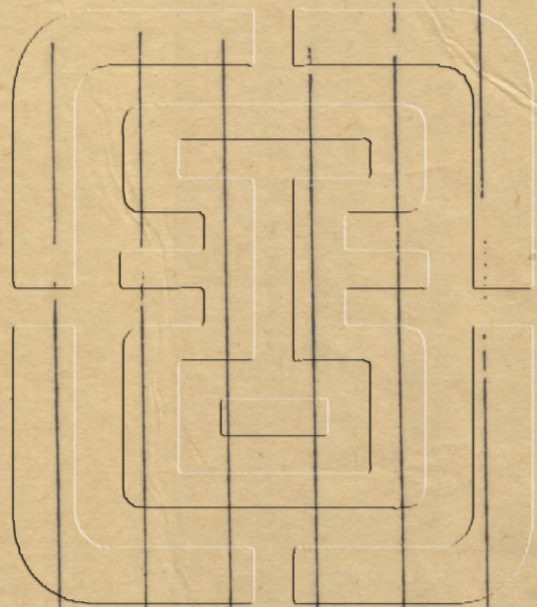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城內廟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即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即洛誥之宗禮功宗也宮保師擘經室一集並解經之作有見續集今并入卷中者如堯典四時解及釋訓下等篇有因書卷煩

多此僅存數頁者如南江圖考是也受業錢塘嚴杰

謹識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零七十四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零七十四終 阮宮保擘經室集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庚申補刊